

徐訏小说

Xu Xu Xiaoshuo

徐 訏，
上海沦陷时期最多产的作家之一。
半个世纪前，
他曾以言情“鬼才”而震撼都市文坛。
如今在海外，
他和张爱玲享有同样的盛誉。

● 安徽文艺出版社

CHI XIN JING

痴心井



徐
金宏达
于青
编

痴心井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痴心井—徐汧作品系列

金宏达 于青 编

责任编辑:沈小兰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发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刷:巢湖地区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印张:10.75

插页:2

字数:25.7 万

版次: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5000

标准书号:ISBN7-5396-1385-8/I·1282

定价:12.8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前 言

· 金宏达 ·

抗日战争后期，中国曾经出过几个一度风头甚健，以后在国内创作界沉寂无闻的作家，钱钟书是一个，张爱玲是一个，无名氏是一个，徐訏也是一个。

徐訏成名要比那几位早。一九三七年，他旅居巴黎时写的中篇小说《鬼恋》，发表于《宇宙风》半月刊元月及二月号，即已引人注目。后来治文学史者认为，无名氏一炮走红的《北极风情画》、《塔里的女人》都与徐訏的《鬼恋》一脉相承。而张爱玲、无名氏崭露头角之际，徐訏不仅仅又以《荒谬的英法海峡》、《吉布赛的诱惑》等蜚声文坛，更以畅销的长篇言情间谍战小说《风萧萧》在读者中卷起一股旋风，使人惊呼文学界的一九四三年为“徐訏年”。

徐訏，一九五〇年迁居香港后，创作仍然活跃，如他自己所言，“长长一辈子，除了写文出书外，好像什么也没有做”。^① 一九六七年，台湾正中书局为徐訏出了一套全集，厚厚共一十八册。

对于这样一位作家，我们是不应忽视的。

徐訏，本名伯讷，亦署徐于，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生，祖籍浙江慈溪。十三岁时，到北京就读成达中学。其青少年时代大抵是在北京这个新文化运动中心度过的。一九二七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，毕业后又修读两年心理学。其创作活动在这个时期即已开始。他早期所写的小说，如《属于夜》、《滔滔》、《郭庆记》等，都较明

① 《徐訏全集·后记》，台湾正中书局，一九六七年七月。

显地流露对下层群众命运的同情，这一点似与他当时所受进步思潮推动有关，而后来也未因其思想信仰的改变而改变，毕竟根底还是一种社会正义感和对弱者的认同感。

徐讦一九三三年从北京大学结业后赴上海，曾加盟林语堂主编的《论语》、《人间世》等刊物。

一九三六年赴法国留学，八月，航行在波涛浩淼的地中海上，徐讦写了《阿剌伯海的女神》。在这篇小说中，想象张开了瑰丽的翅膀，借助梦幻，演出了“我”与阿剌伯海女神一段迷离惆怅的奇情、奇恋。而奇情、奇恋此后一直是徐讦创作最重要的主题，且乃徐讦作为浪漫派作家浓墨重彩的标志。徐讦通过小说中人物之口说道：“平常的谎语要说得像真，越像真越有人爱信，艺术的谎语要说得越假越好，越虚空才越有人爱信，”并且宣称“我愿意追求一切艺术上的空想，因为它的美是真实的”，强烈透露出唯美主义和浪漫主义倾向，对于他以后一系列的作品来说，这篇小说显然也具一里程碑的意义。

接踵而至的便是名噪一时的中篇小说《鬼恋》。徐讦素有“文坛鬼才”之称，即与这篇小说的名称有关。在这篇作品中，他蓄意再一次编造能令“聪明人接受”的“艺术的谎语”，把一段奇情、奇恋写得扑朔迷离、真假难辨。其构想之独特，情思之凄艳，令读者倾倒，多年后还被搬上银幕。

《鬼恋》是徐讦写于法国的作品。他在巴黎大学不到一年，抗日战争爆发即返国。短时间的域外生活，在其创作中留下明显的印迹。回到上海后，他又陆续推出《荒谬的英法海峡》、《吉布赛的诱惑》、《精神病患者的悲歌》等作品。这些作品大率以异国异地为背景编织故事，让“轻灵而狂热的想象”飞腾其间。

徐讦写作这些作品时，正值抗战时期，作品选材立意可谓“与抗战无关”。从文学而言，他还是沉浸在写作《阿剌伯海的女神》以来一种追求艺术美的微醺情绪之中，钟爱他所发现的这一方驰骋

想象与情思的天地，他心里已经认定，文学乃是一种心灵的产物，不应也不必太受现实的拘执和观念的逼拶，对于经受战争劫难的人民，给予片刻的愉悦与抚慰，又兼获得精神的净化与驱进，文学能达致如此效用也就不错了。

仿佛特别显示自己另有一副笔墨与心肠，徐许在四十年代还写作了《一家》和《有后》这样冷静写实的作品。此类题材的创作与前述异域浪漫情思的篇什，正如徐许自己所言，袒示了他“灵魂的两方面”。后期此类题材创作益显重要，则表明其作风向更沉实的方面转换。

徐许前期创作中必定大书一笔的就是那部名声赫赫的长篇小说《风萧萧》。他于一九四二年离上海到重庆。一边教书，一边写作。一九四三年起，《风萧萧》连载于《扫荡报》。一时倾倒许多读者。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”书名即取自这慷慨悲壮的千古名句，用以形容书中所写的一群地下工作者对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。如此重大的题材，却走的是“畅销书”路线；故事在“一切都有政治色彩的国际上海展开”，美女俊男多角恋爱，疑云密布的间谍生涯，柔情与铁火交织，美色同智勇辉映，既缠绵又惊险，使人爱不忍释。作者自承：“这本书的故事是虚构的，人物更是想象的。”^① 故事编造的痕迹自不可免。

但毫无疑问它在艺术水准上超出了一般的间谍小说，同时又具有一时流行于大众的魔力，堪称是作者一部“舞笔上阵”的力作。

徐许一九四九年以《扫荡报》特派员名义赴美国。旅美期间，写作《旧神》、《春》等小说。

属于前期创作的还有一些以农村生活为背景的小说。作者早年在农村生活过，他对农村、对农民有非常深切的记忆，正如《旧地》中主人公所说：“这一角世界在我的记忆中是最美的，最安详

^① 徐许：《风萧萧·后记》。

的,最温暖的世界,我长大了以后,无论是求学做事,每当我疲倦烦恼的时候,我总是想到那温暖的一角,它好像同我母亲的怀抱一样,永远为我留着温暖的情怀与安慰。”重访旧地,当年枫木村的风光人物,各种生活细节,历历在目,作者娓娓道来,满怀深情,不假藻饰,宛然一首散文诗。而八年抗战,故土饱受日寇蹂躏,早已物换人非,抚今思昔,一片悲凉之感不由涌起。即使如此,“‘枫木村还是我最温暖最美丽的世界。’我坚信着。”促使他拨响田园曲的音弦的正是以这样一种发自心底的深挚感情。

徐讦自己说:“我是一个最热诚的人,也是一个最冷酷的人,我有时很兴奋,有时很消沉,我会在狂热中忘去自己,但也有最多的寂寞袭我心头。我爱生活,在凄苦的生活中我消磨我残缺的生命;我还爱梦想,在空幻的梦想中,我填补我生命的残缺。在这两种激撞之时,我会感到空虚。”^①作品是作家灵魂最生动的映照,以上我们所略述的徐讦前期创作若干不同侧面,正呈现出在一个剧烈动荡的大时代中,他的心灵的不安、躁动与探求,尽管其间有某种反差和变数,而从总的方面看,他的前期创作比较奇拔与尖新,且在一定程度上与时代相呼应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徐讦一九五〇年赴香港,直至一九八〇年去世。三十年时间,他先后在珠海学院、新亚书院和浸礼会学院执教,也办过刊物,大都为时不久即停刊,而写作一直坚持未辍。

这一时期,其作品量很大,除了长篇小说《江湖行》、《时与光》、《盲恋》等外,还有许多中、短篇小说。与前期相比,虽仍有浪漫情思,有写作《鬼恋》的余韵,而大势却更趋于写实,其主要题材是婚恋、情爱,从中更多展现人生视景,沉潜一定的社会内容。

他的一部长篇小说《江湖行》,长达近六十万字,有人称为“野心作”。这部作品虽以主人公周也壮(野壮子)的生活经历,尤其是

① 徐讦:《一家·后记》。

与几个女性的爱情遭际为主要线索，却分明有摄入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之企图，其中上层人物与下层百姓的生活、都市生活与穷乡僻壤之地的生活交织在一起，加以又是战乱时世，人物的生活环境与氛围纷纭变幻，留下了较为真实的时代景象。

作品虽然人物众多，线条繁复、场面变换大，却很重视保持艺术的完整性。这与作者关于艺术反映人生的看法是一致的，在他看来，“综错复杂的人生像一件艺术品、一首诗、一曲交响乐一样有前后呼应、首尾调和、完整而对称的组织”，而“艺术的完整性正是生命的完整性”。

在其它以婚恋为题材的作品中，徐訏从不同角度揭示不同阶层人物的性格和命运，尽力展现“有叹息有低喟有笑有泪的人生”。风云变幻的时代中的各种婚恋，包含着更多的人生浮沉与悲欢。有些作品透过主人公婚恋的历史与变化，流露出令人低徊不已的历史沧桑感。如《离婚》就写一对抗战期间在穷困生活中相爱结合的年青夫妇，由于时局与环境的变动，感情与心理也无法安定，特别是男主人公孙叔寅由一个有上进心的青年堕入到“没有希望的一群”，女主人公也发生很大变化。在这样动荡的时局中，他们似乎都把握不住自己的人生。而在《劫贼》、《爸爸》一类作品中，作者对主人公沧落的命运就怀有更为沉重的惆怅心情。《劫贼》所写的是叙述者当年的同学，也是夺去自己心上人的情敌，因生计窘迫而沦为劫贼被擒，及至他见到当年的情人，看到她的形象早已为生活磨难扭曲，情状十分可悯，当年失恋的打击此时还在心头作祟，一时自己心情十分复杂。《爸爸》中的邓化遇更是一个从自己事业巅峰跌落的人物。在潦倒中，妻子移情另嫁，他只能偷偷到学校门口去看儿子。此类人生故事在生活中可谓俯拾皆是，徐訏常常在变化莫测的命运前感到迷惘。《选择》一篇甚至写因一次算命，出于现实的经济考虑，姐姐抛弃原先的情人而另嫁，结果，“人算不如天算”，反被命运捉弄，妹妹嫁了自己原先的情人，境况却很好，让人相信“婚姻

这事情完全是缘”，几乎无从选择。

婚姻、家庭生活是社会生活一个重要构成部分。徐讷的婚姻、家庭题材小说除上述反映社会人生重大起伏的侧影式描绘外，也直接探入他所熟悉的阶层和人物家庭生活内部，对人物的灵魂、人物的性格命运作深入剖视，借以更透彻地反映人生与社会。我们在《初秋》中可以看到外表庄重的李先生如何受舞女史玲玲的诱惑，终于为自己和儿子晓光作出功德圆满的安排，瞒着儿子与他同做史玲玲的情夫。对如此荒唐之事，作者并未予以怒斥，而是以平和的口吻，一再声称“大家还是很幸福的”，内里暗伏讥刺之意。另一篇《太太》也以含蓄、委婉的笔法，暗示出一个人人都羡慕的“十全十美”的好太太，曾秘密计划与情人私奔，后又改变主意，继续维持“好太太”的面目，徐讷不惜揭开这些“好先生”、“好太太”的虚伪外衣、戳穿所谓“幸福家庭”的真相，从而暴露出现代社会家庭潜伏的严重危机。

然而，婚姻中两性相处毕竟不是可以长久相互欺瞒的，有些的庸俗、猥琐、卑屈、钻营，会令对方不能忍受，而导致婚姻破裂。《笑容》是一篇颇为特别的小说，其中写女主人公巧明就是因为不能忍受丈夫钱令真“得意时的笑容”而与他离婚。这种“得意的笑容”正是一个投机钻营的小人的灵魂的显现，两个灵魂的冲突决定他们的分离无可避免。《小人物的上进》正如题目所标示的，更直接描述了男主人公郭克强不惜利用妻子与上司却利相好、以谋求到欧美考察的机会，他妻子梁居美却先期“考察”出他的卑鄙与恶俗，毅然离开了他。小说写得非常紧凑，对话犹如舞台剧，潜台词丰富，令男主人公的灵魂顷刻曝光。

女性的婚嫁选择在商业社会中必然要受经济地位与物质利益的影响，这也常常是许多婚恋悲剧的根源。徐讷的众多小说对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及感情、心理状况从不同角度予以细致描绘。《女人与事》中的女主人公李晓丁决定离开她的情人，而嫁给一个大她很

多的洋人总经理，她不惮于宣布婚姻也是一种职业，其考虑非常现实，势利中透出冷酷。然而，现实肯定了她的选择。由于这一选择，不仅她本人命运陡然大变，还造成若干人地位的升迁。作者并不根据某个道德信条对李晓丁予以指责，而是表示一种透彻的理解，且在对此种世情的喟叹中投以微含讽意而无奈的一笑。《来高升路上的一个女人》中的阿香，拒绝了穷朋友的追求，认定要嫁就嫁个有钱人，在其主人的太太与情人私奔后她就嫁了主人。不过，她的地位改变了，并不忘施惠于穷朋友。徐讷同情并尊重女性这种出于现实考虑的选择，同情她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。世情如此，虽然令人有些无奈，而只要不掩人性的良善与光辉就好。他笔下常有一些风尘女子形象，不仅令人同情，甚至令人产生敬意，如“赌窟里的花魂”和《舞女》等。

徐讷深画浅描，从婚恋中透视人生，写实作风显然加强。而另一面，其浪漫情思仍未断绝，奇情、奇恋之作层出不穷。与前期《鬼恋》题名相近的《盲恋》，不仅艺术手法娴熟，而且内涵大为丰富，是部富有哲理性的力作。《痴心井》则是个写得非常凄切、悱恻、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。断墙残垣，废墟石井，痴情女子的传说，珊瑚心的象征意味，造成一种神秘氛围。岂知又一个痴情女子，重演昔日故事，直应了“新鬼旧梦”的说法，使人唏嘘不已。此类小说借助传说、景物等，造成意境，又与故事和人物命运相关，具有浓郁的抒情性。

徐讷写小说，很重视小说的浓度与密度，追求将丰富的人生内容，凝缩于浓淡有致的笔墨与有限的篇幅之中，反对枝蔓掩拉，反对淡而冗长。他自己曾著文说：“不够浓度是淡而无味，不够密度是稀松无格，前者是冲淡了主题，后者是失去主题，许多枝枝节节的穿插，前后脱节，上下失调，郑重介绍了的人物，忽然失踪，相仿的场面多次出现。……浓度与密度是两件事情，本来浓度不够的小说只是淡而无味，尽量加穿插与噱头，于是也就失去了密度，所以浓

度不够的作品，往往也就失去了密度。”^①

徐讦对于小品与小说作颇为严格的划分，其中亦可看出他对小说的主张。他说：“在我的经验中，我觉得写这类小品同写小说的情绪是完全不同的，而小品题材也决不是小说的题材，把小品的题材扩大为小说，当然也是不可能，但决不会是一篇成功的小说。小说的题材如果是人生的一个过程，那么小品的题材就只是生活中的一面剖面，以欣赏者立场来说，如果把小品当作小说来读，那也就全像以零食当作饭餐，会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。因此，我想到，也许这类小品与小说基本上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。”^② 他的《传杯集》所收的一些小品，如《妻的化钱》、《马来亚的天气》、《打赌》等，在别人都可以列入小说，而他不然，他要求小说容纳的要求要比小品为广为深。“可以更多的表现人生，含蓄更丰富的人生意味。”^③，宁可把它们归入小品。

他自己显然是努力实践这种主张的。他的小说无论多长，都首尾相应，浑然一体，讲求完整、统一，在浓淡有致中追求浓度与密度。有的作品表现时代的重大变迁以及人物的命运变化，时空跨度大，在有限的篇幅中，他尽力扣紧人物的主要性格或主要线索，拒绝一切枝蔓，借以将巨大的历史沧桑感凝缩于每一笔触。

为了在有限的篇幅中，涵纳更深远的人生内容，徐讦的小说特别讲究构思，不少作品精致奇巧，出人意料，时有欧·亨利式的小说结尾，技巧上有出色的表现。

后期小说中虽有更多写实作品，然也并不一味平实，因循守旧，形式与技巧时见翻新出奇，引人入胜。

① 徐讦：《小说的浓度与密度》，见《传薪集》，台湾正中书局，一九六九年四月。

② 《传薪集·序》，台湾正中书局，一九六七年十二月《徐讦全集》第七集，第496页。

③ 《传薪集·序》，台湾正中书局，一九六七年十二月《徐讦全集》第七集，第496页。

文如其人。据徐许友人回忆，徐许为人谦和、温雅，不爱张扬自己，更不狷狂、放诞，常常是静静听别人讲话，说话时也是不疾不徐，语气平和。其作品中固有浪漫、神秘之作，而其文体风格大致是凝炼、沉郁、温朴。激越时不像无名氏那样奔放、宣泄；而凝炼处又不似张爱玲那般幽邃、繁丽；他自有一份幽默，却更不似钱钟书那样妙语如珠、机智、犀利。他讲述了那样多的人生故事，蕴含着许多情思，叹息和感喟，心头也有几许苍凉和苦涩，但他大抵更显含蓄、沉郁，更近“温柔敦厚”之旨。他虽以《鬼恋》、《风萧萧》等奇艳之作名世，而其正身还是一位关怀社会人生的颇为庄正、内秀的作家。

长时间来，徐许在国内很少为人提起，主要是由于他已迁居境外的缘故。今天，我们应放出眼光，以更宽阔的胸襟，将这位已经谢世的作家，接纳到阅读、鉴赏和研究的范围中来。

目 录

痴心井.....	1
期待曲	68
无题.....	118
巫兰的噩梦.....	155
炉火.....	211

痴 心 井

—

那还是抗战的时期，我同余道文都住在重庆李子坝一家报馆里。那里的交通相当不便，在上清寺下公共汽车，到李子坝还要走许多路，碰到停电的日子，如果天又下雨，那么那一段泥泞黑暗的公路实在不好走，使人感到又凄凉又害怕。因此我总希望有一个同伴，路上可以谈谈话，而余道文则是最理想的伴侣，这因为他有口才，在这样的场合上，谈到随便哪一件事，他总是有许多话可说的。

有一次，就在那一段路上，不知怎么，我们忽然讲到女子的爱情，我说：

“现在的女孩都已没有爱情，好像都太实际，所以我们同她们来往，觉得都没有什么味道。”

“这不很好么？要痴情干么？你真是古怪，要女孩子痴情。我最怕痴情的女孩子，同她们来往，一定要出事情。”

“没有痴情，就不会有爱，彼此见面只是说说不诚恳的笑话，走开了大家忘去，以后这些笑话说烦了，千篇一律，那还有什么趣味。”

“但是你不痴情女子的可怕，弄得不好，不是自杀，就是杀人，什么样的爱，弄得不好都变成了恨。”余道文抽上一支烟又说：“我可怕有人爱我。”

“你好像伤害过对你痴情的女孩子。”

“啊！我没有。但是我们家专多出痴情的女孩子，她们没有一个有好结果的。”余道文于是滔滔不绝非常流利地讲下去了：“我们家你知道那时候是在杭州，是旧式的大家庭，房子很大，正屋有十几个院落，大院套着小院，叫做漪光楼，外面有一个大花园，有老式的亭台楼阁，像红楼梦大观园一样。我有一个表姑也住在我们那里，她同我一个堂叔非常要好，后来我堂叔出门就商，在外面结婚成家，我的表姑慢慢地就有精神病了。那时候我们家祖的古玩小摆设很多，有一个珊瑚雕成的心刻得很讲究，中间打开来，一面刻着林黛玉焚稿的画，一面刻着黛玉的葬花词，刻得很细很细。不知怎么，这东西落在我表姑的手里，她一直藏在怀中，见了人就拿出那颗心问：‘你看见过这东西没有？你有这东西没有？’”

“那时候她几岁了？”

“才十九岁。”余道文说：“她的病后来越来越厉害，常常不睡觉，一个人到园中月下哭，有人去劝她睡觉，她就从怀里拿出那颗珊瑚的心说：‘你看见过这东西没有？你有这东西没有？’再后来，她一个人的时候，也常捧着那颗珊瑚的心，自己问自己的说：‘你看见过这东西没有？你有这东西没有？’她病了十几年，三十二岁那年，她投井死了，有人说是她自杀，有人说是她失足，总之我们家里第二天才发现她的尸体，她怀里仍旧怀藏着那颗珊瑚的心。”

“你看见过她么？”

“自然，”余道文说：“不过她十九岁的时候，我才六岁，在我的印象中她长得实在漂亮。真是红颜薄命。”

“那么是你堂叔不好，辜负了她的痴情。”

“那时候也没有恋爱，我堂叔恐怕还比她年青，小孩子，两个人青梅竹马，自然很好，但后来出门就商，没有再想到她，也是很自然的。还有一样，就是我堂叔是一个很普通的人，一点没有这样风流自赏、自作多情的性格，于我表姑也不怎么配的。”

余道文说完了亮了一下手电筒。我以为他的故事完了。但是忽然他又说：

“她死了竟变成了鬼。”

“鬼？”

“他们说多情人阴魂不散。”余道文说：“我父亲就是被她骇死的。”

“你父亲不是心脏病死的么？”

“是啊，就是被鬼骇的。”他说：“那是一个中秋的夜里，我们照例有祭祀，祭毕家庭里大家聚聚，父亲也喝了点酒，看看月亮，睡觉已经不早，但半夜间他忽然听到花园中有女人的哭声，他以为是哪一房的女人同丈夫吵架在外面哭了，他一个人就溜出去看，他听那哭声越来越清楚，但是寻不见人，他一直走到井边，忽然听见后面有人的声音，他一回头，就看见我那跳井自杀的表姑站在他面前，据说还是同生前一样漂亮，婀娜的身材，妩媚的面容，只是面色凄白，嘴唇发青，我父亲吃了一惊，但是他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人，他正想定神同她说什么的时候，她忽然从怀里摸出一颗血淋淋的心说：‘你看见过这个没有？你有这个没有？’”

我们正走在一面是山一面是荒野的地方，四面漆黑，脚下泥泞，头上洒着细雨，有十月的寒风吹来，我不禁有点害怕起来，四周望了望。我说：

“血淋淋的心？”我声音有点颤抖。

“是啊，她掏出来竟是真的人心。”余道文说，忽然看看我问：“你怕么？”

“你讲下去吧。”

“我父亲胆子可大，他知道她是鬼，但他想一把拉住她。可是他抓了一个空，脚一滑，就倒下去，险些儿掉在井里。等他从地上爬起，他只看见皓月当空，树影缤纷，四顾茫茫，孑然一身，这时候，据说他才真的害怕起来，奔到里面，就病倒了。”

“真有这样的事？”我说：“那么以后这鬼魂还出现过么？”

“以后，在夜里，我们也常常听见女人的哭声，但是我们再没有人敢出去，所以也没有人再看见她过。”

“现在你们还有谁住在那房子里？”

“我们是大家庭，有很多房兄弟，常常外面有事情了，就搬出去，外面维持不下，就搬回来，我也弄不清楚，这次日本人到杭州，据说滴光楼都住了兵，不知道怎么样了。”

一时间我们沉默了，天还是下着雨，脚下泥滑不堪。四周没有一点声音，我感到一阵冷，拉紧雨衣。

余道文忽然又说：

“真奇怪，我们那里长大的女孩子，总是这个典型，又聪敏，又美丽，带着感伤的趣味，忧郁的情调，很小就爱诗词，对音乐绘画都有过早的直觉，对大自然又特别的敏感。但是没有一个结局是幸福的。”

“我想你们的女孩子都没有进近代的学校吧。”

“怎么没有，大多数都进杭州最好的中学，但这没有用，她们都不爱运动，不活泼，有的到南京北平去进大学，总还是想念家里。”

“但是你不是这样的气质。”

“奇怪的就是我们的男孩子个个都不是这样，后来我们家里甚至对于女孩子极力要她们去玩，不许她们看诗词小说，但是没用，她们自然而然都倾向这个典型，有人说这是风水关系，有人说是我那个表姑的影响。”

大概是已经快到报馆，我们好像没有再说什么。

以后，我们从来没有再谈起这件事，我也一直没有机会想起他同我讲过的这个故事。